

不能上學的女兒

這少女十七歲，已經是大專學生，但是她不能上學，還沒有走到學校門前，已經是一身毛病發作，不是腸胃不適，就是頭暈，甚至當場反胃，五臟翻倒，只好打道回府。但是回到家中，便一切回復正常。

少女在五歲時，父母便離異。她還有一個小她兩歲的弟弟，與母親三人相依為命。主診醫生說，少女與母親關係尤其緊密，誰也離不開誰，他認為是母親自己的焦急和憂慮，把女兒維持在一種幼兒狀態。但是無論他怎樣解說，都無法讓母親改變態度。因此要求我作一次臨床示範，怎樣處理這母女情意結。

主診醫生明白少女的拒學病，與家庭有關，但是如果說這全是受母親情緒所影響，卻只是說對了一部分，甚至涉嫌把矛頭指向母親，怪不得母親沒有反應。

母親的憂慮當然會影響孩子，但是這並不是母親單方面的問題，孩子生來就是像海綿一樣，會吸收父母的訊息，即使母親心底下最不為人察覺的不安，也會成為孩子的不安，這一種互相牽引的自動反應，當事人自己也無法察覺，糾纏不清的道理，就是沒有界限，難分難解。

家庭治療宗師 Jay Haley 經典之作《離家》*Leaving Home*，談的就是這個現象。孩子長大，是要離開家庭的，這裡所指，是心理上的自立，並非搬離家庭那麼簡單。但是這個孩子正常發展的過程，卻最容易出現岔子。外面的世界往往難於面對，母親的懷抱實在誘人，而即使生活最充實的母親，也希望兒女長期圍在身邊，何況備受煎熬的母親？因此，孩子與父母雙方，很自然地就會唇齒相依。

這少女的母親，長得十分漂亮，更像是女兒的姐姐，但是說起離婚時的辛酸，十多年來仍是難以遺忘。她說：當時最大的安慰，就是躺在床上，一手抱著兒子，一手抱著女兒。

問題是，那時只有幾歲大的一對兒女，現在已經是青少年，兒子越來越多外面的活動，只有女兒，從小就乖乖的為母親張羅，現在考上大學，仍是不離不棄。

女兒面色蒼白，沒有母親那一分明艷照人。但是，出乎意料地，她並沒有像形容中那樣缺乏活力，她似乎已經準備了一番話，要對母親說。

少女：「你其實不必這樣擔心我，有些事情，是必須我自己解決的，你怎麼著急也無補於事！」母親：「我怎能不為你著急？你是媽媽的小寶貝，甚麼事都讓我不得不為你操勞，我會為你作一切的犧牲！」

每聽到有人為別人作一切的犧牲，我都會十分擔心。因為犧牲是必然有代價的，接受了父母的犧牲，就要還債。

很多父母不知道，孩子不需要父母為他們犧牲，孩子只希望他們活得開心。要處理孩子問題，就先要看看父母是否活得順意。

單親母親（或父親）的苦惱，就是身邊缺乏一個可以商商量量的伴。母親在這離婚後的十多年間，養大一對子女，實在十分不容易。她並非沒有自己的理想，也有發展別的感情，曾經有個非常親密的男友，來往了很久，最後都沒有結果。母親心中的掙扎、徬徨、和寂寞，女兒看得清楚。我不知道母親所指的犧牲，是否包括放棄尋求自己的幸福，但是女兒的困擾，卻明顯地是放棄不了多年來對母親的忠心耿耿，無法開展自己的世界。

怪不得少女的腳步雖然走向校門，她的身體卻發出各種訊息，叫她回家。孩子及青少年的身心症，大都是基於各種因素，心理上的矛盾由身體上表達出來。這也是青年人在離家的過程中，最容易產生的障礙。

要處理這種糾纏，就必得抽絲剝繭，把話題由女兒要求母親放手，演變成女兒對母親的關注。

因此，我們支持女兒繼續與母親對話，漸漸地，她的對話內容，也由「不要管我太多」的孩子話，變成「你活得不好，我怎能放心上路」的成人話。

女兒：「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地擔心你，上次你與叔叔分手，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但是見你那般失落，我也無法安心！」

母親：「我們之間有太多解決不了的問題，勉強合在一起也沒有幸福，只好分手，與你們無關！」

女兒：「怎會與我們無關？你這麼痛苦，我又怎能活得開心？」

像 Haley 說的，離不開家的孩子，都是忠心家庭的孩子，而離不開家的孩子，大都有個讓他們放心不下的母親或父親。其實，人的所有問題，都是基於停留在某一階段或時空，動彈不得。要走出困境，就必須成長。

但是並非少女一人的成長！要女兒放下一身病痛，安心上課，母親也要放下半輩子的坎坷，不再以受害者的姿態出現。母女開始在我們面前，誠懇地交談長期收藏在心底的話，恐懼及祈望。女兒苦口婆心，一宗宗地為母親分析多年來彼此之間的複雜情懷。最後她說：「我必須回到學校，好好學習，但是我走了，有誰來陪伴著你？再也沒有需要你去照顧的孩子，你怎樣渡日？你必須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，我才放心！」母親淚流滿面，但是她們的對話，不再是母親在照顧一個病孩子，而是兩個成熟女人在處理她們的哀傷和多年來的互相依附。

我對母親說：「讓孩子走，是對母親最殘酷的要求，你遭遇到的失落已經太多，而孩子的長大，對母親是另一種失落。任何一位母親都不容易接受。」

母親卻說：「我們會一起成長的！」

在後面觀察的治療師，看到這母女的掙扎，忍不住哭了。她說：「我女兒也要離家升學，我知道這對母親是多殘酷的一回事。」

主診醫師很不服氣，他也有向母親說過相同的話，為什麼以前就沒有達到他希望的效果？道理很簡單，以前是話都是由他來說，家人只有聽的份兒，這次卻是母女自己交談，治療師只是提供一個平台，讓她們活現自己的故事，從經歷中發展自我意識和認知，當然有不同的領會。

況且，成長了的關係，並非疏離，反而會更密切。但是只有敢於放下的人，才有機會找到這個道理。